



山城“棒棒” 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

□杨辉隆



“好一座重庆城，山高路不平；离了棒棒军，急煞城里人。”

——重庆民谣

曾几何时，重庆大街小巷，到处都可看到一些衣着简单的人，他们手里拿着一根竹棒，两条绳子系在腰上或绑在竹棒的一端，寻找着搬运活儿干。于是山城的人们便根据他们的行头，把他们叫作“棒棒”。

1997年《山城棒棒军》火遍中华大地，有人甚至把棒棒“爬坡上坎、吃苦耐劳”精神加以升华，于是“棒棒”成了一种特殊文化现象。

20多年过去，如今的重庆已难见“棒棒”身影。“棒棒”哪里去了？难道这个行当真的就要消失了吗？



《山城棒棒军》剧照

1 山城棒棒和《山城棒棒军》

1997年，伴随重庆直辖，由王逸虹编剧、束一德执导的一部充满重庆市井生活气息的方言电视剧《山城棒棒军》带火了重庆“棒棒”，梅老坎、毛子、蛮牛、巴倒烫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几乎家喻户晓。一时间，棒棒鸡、棒棒面、棒棒饭等与棒棒军有关的东西风靡一时。来自四川富顺县永年镇彭庙社区的棒棒刘晓箫，还领头成立了一家棒棒军服务公司。“棒棒”也成了山城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。

对“棒棒”称谓的来历，有人曾做过考证—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随着改革步伐加快，农村劳动力过剩，农民进城务工热迅速兴起。在重庆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视线里永远有这么一群人——筋骨强健，撸袖挽裤，手持一根棒棒，上挂一束麻绳。他们的目光充满期待，无论你有什么重物——大至钢材、家具，小至行李、挎包，只需当街一声吆喝：“棒棒——”立即就会围上来一群人，争先恐后帮你拿、帮你抬、帮你扛，不管上高坡、下陡坎，指哪儿到哪儿。重庆人管他们叫“棒棒”，棒棒成群结队时，就叫“棒棒军”了。

称他们为“军”，一点不夸张。在重庆，凭一身筋骨、一根竹棍、一束麻绳吃饭的“棒棒”，1995年至少有10万人。到2000年，人数至少有20万之众。

“棒棒”从业人数剧增，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。由于重庆独特的山地环境，很多地方车子去不了，上坡下坎穿街走巷几乎全靠人力。随着做生意的多了，物也流动，人也流动，需要“棒棒”干的搬运活一下子遍及山城的每一个角落，为大量涌进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开辟了一方天地。于是“棒棒”成了山城一大景观。

本文开头提到的“棒棒”刘晓箫就是这景观之一。1992年春节后，他和另一位朋友怀揣300元贷款，准备前往上海打工，但因未能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，身上的钱却花完而滞留重庆。起初，他用仅有的12元钱买了一挑芹菜，白天卖菜，晚上睡在货车身下面。后来，他改行成为“棒棒”。尽管生活

一根竹竿扛起全家的重担



三尺青竹，两根长绳，便是他们的

艰辛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，最终在重庆站稳脚跟，他的“棒棒军服务公司”也越做越强。公司从购买第一辆货车开始，陆续增加到15辆货车；从几个“棒棒”到后来的上百人队伍，刘晓箫本人也身家上千万。

“棒棒”们一般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聚在一起，租赁离火车站和码头较近的窝棚居住，月租便宜。他们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出门寻活，晚上10点以后回来睡上一觉，第二天再继续。晚上，他们一起在窝棚里喝寡酒（没有下酒菜），至于吃饭，多数时间就在路边吃最便宜的盒饭。一天下来，运气好可挣几十百来元，运气不好可能还会打“白板”。没有业务时，他们也会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扑克牌。

问他们哪个想起出来干“棒棒”？他们一般会这样说：“莫办法，做生意没得本钱，做其他的又莫得技术，有的就是蛮力气，除了干‘棒棒’卖力气，我们还能干啥？”也有人说：“比起去广东打工，我们还占一点儿起首，就是自由——不舒服了就歇，实在不想干了，就回家。反正离家莫得好远，不像那些去广东的，出去一趟回来一趟，都要花好多路费。”

“棒棒”们挑着担子是不会看热闹的，哪怕在街上遇上稀奇的东西也顾不上望一眼。他们都很节约，连花钱买根比竹棍好挑货的扁担，都觉得是浪费。

山城“棒棒”，大多数来自重庆周边的郊县农村，也有一部分来自四川邻县，比如宣汉、渠县、邻水和广安。绝大多数“棒棒”并非一年到头都在城里干活，农忙时节他们也要回家种地、收割。在城里当“棒棒”，干最重的活、过最节俭的日子，为的就是回家时兜里能揣上辛苦攒下的几百元钱，让老婆娃娃欢喜。

2 “棒棒”，抹不去的记忆

解放碑、朝天门、菜园坝，曾是重庆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，也是“棒棒”最活跃的地区。他们靠着一根竹棒和两条绳索，寻找儿女的学费，寻找老婆孩子过年的新衣服，寻找新房的一块砖一片瓦，寻找未结婚媳妇儿的彩礼钱。一句话，寻找他们的幸福生活。他们等候在商场门口、车站旁边，挑着超过自己体重的货物，穿过马路，爬坡上坎，为自己的生计，为家人的希望流着汗。

三尺青竹，两根长绳，便是他们的

全部家当。

人们没有忘记，曾几何时，在朝天门码头下了船，马上就有一群人拿着棒棒、绳索一拥而上，团团围住，抢着为你搬运行李，让你不知所措。其实，你大可不必害怕，山城的“棒棒”很地道，只要一方把行李抓到手后，其他“棒棒”就会散去，绝不会争吵打闹或损坏你的行李。只要谈妥价钱，他们就会一肩挑起重担，静静地跟在客人后面，送货到谈妥的地点。

如今，重庆曲折的街道已被宽敞的大道代替。“棒棒”们的背影，安静得让人心寒，他们洒下的汗水，已被江水冲淡，只有脚印，还深深地留在记忆中的大街小巷。

3 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

20多年过去，尽管《山城棒棒军》第二部也与观众见面，但“棒棒”这个特殊群体却渐行渐远，似乎正在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。现在，除了车站码头，朝天门批发市场偶尔见少量的“棒棒”外，其他地方已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。住在花卉园的李先生告诉记者，现在想喊个“棒棒”真难，“有时找几条街，也找不到‘棒棒’的踪影。”

“棒棒”去哪儿了？难道这个行当真的就要消失了吗？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城市对“棒棒”的需求量减少，这是“棒棒”远去的原因之一；城市道路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工具的普及，“棒棒”的生存空间自然萎缩，这是原因之二；惠农政策的落实、农业税的减免，农民生存压力减轻，不少农民不需进城当“棒棒”了，这是原因之三；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，乡村振兴的推进，农村就业途径的拓展，不少农民更愿就近务工，这是原因之四；专业搬运公司周到的服务，这是单打独斗的“棒棒”所不可能企及的，因此挤压了他们的营生，这是“棒棒”们远去的原因之五。

当然，也有一些“棒棒”在重庆置业安家了，他们不再以干“棒棒”为主业，平时以经营其他生意为主，偶遇

熟人要搬个东西，只要招呼一声，仍会为你服务，然后取得合理的报酬。花卉园东路有个“棒棒”老陈，他买了一个小门面，老两口以经营副食为主，附近的居民需要疏通下水道，或搬大物件，甚至种花挑土都会请他。他儿子在重庆一个工厂打工，一家人日子过得

很滋润。

但是，仍有那么一群人还在坚持，也许他们的子女早已拥有了一份足以让他们颐养天年的薪酬，他们却无法放弃，因为熟悉的街道和人，即使谈不上热爱，毕竟心里有一种执念。他们在熟悉的街道行色匆匆，或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坐等业务到来。

也许，随着时代进步，“棒棒”们的背影终将永远消逝，但人们不会忘记，20万山城“棒棒军”曾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所做的贡献。他们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深远地流传，让未来的人们享受。也许棒棒鸡、棒棒面、棒棒饭……食品会消失，但它的纯香会留在人们的味觉神经里，永远也抹不去。当我们想起曾经有这样一群人，在山城的路上渐行渐远，直到再也无法看到他们健壮的身躯，我们的庆幸大于失落，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。

重庆警备区的转业干部何长林和我是奉节老乡，为了收集传承“棒棒”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，2014年他申请脱下穿了20多年的军装，还放弃工作安排，入住解放碑街道自力巷53号，深入“棒棒”群体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“何苦”的笔名由此得来。他以超凡的毅力，完成了13集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，并于2018年8月成功上映。该纪录片在豆瓣评分高达9.7分，还荣获第一届金树国际纪录片最佳短片奖。

很多年以后，也许我们还会哼唱：高高的朝天门，挂着棒棒儿的梦哦，长长的十八梯，留下棒棒儿的歌……

这歌声是那样的悠扬动听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会长）



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一员



忙碌的身影



《山城棒棒军》中的梅老坎和毛子